

延伸閱讀

《聊齋誌異·雨錢》蒲松齡

濱州(今山東省濱縣)一秀才，讀書齋中。有款(敲)門者，啟視，則皤然(ㄅㄛˊ 鬚髮斑白貌)一翁，形貌甚古(古雅，不同於時俗)。延(邀請)之入，請問姓氏。翁自言：「養真，姓胡，實乃狐仙。慕君高雅，願共晨夕(意謂朝夕相處共學為友)。」秀才故曠達，亦不為怪。遂與評駁(評論。駁，辯正是非)今古。翁殊博洽(知識廣博。洽，廣博)，鏤花雕繡(ㄌㄨˋ ㄏㄨㄞˋ，彩色的毛織物。鏤刻花紋，彩飾錦繡；比喻藻飾詞語)，粲於牙齒(意謂談吐美雅，如百花粲麗)；時抽經義(闡發儒家經書的義理。抽，引申，闡發)，則名理湛深(辨名究理極為深奧。湛深，深奧)，尤覺非意所及。秀才驚服，留之甚久。

一日，密祈(求)翁曰：「君愛我良厚。顧我貧若此，君但一舉手，金錢宜可立致(馬上得到)。何不少為(稍微)周濟？」翁默然，似不以為可。少間，笑曰：「此大易事。但須得十數錢作母(本錢)。」生如其請。翁乃與共入密室中，禹步(舊時巫師、道士作法時的步法)作咒。俄頃，錢有數十百萬，從梁間鏘鏘而下，勢如驟雨，轉瞬沒膝；拔足而立，又沒踝。廣丈之舍，約深三四尺餘(輝誠案：寫的極好啊！)。乃顧語秀才：「頗厭(通饜，吃飽，滿足)君意否？」曰：「足矣」翁一揮，錢即晝然(突然)而止。乃相與扃戶(ㄅㄛˊ 關門)出。秀才竊喜，自謂暴富。

頃之，入室取用，則滿室阿堵物(那個東西；指金錢。阿堵，六朝和唐代的口語，意即「這」、「這個」。)皆為烏有，惟母錢十餘枚寥寥尚在。秀才失望，盛氣向翁，頗懟(ㄌㄨˋ ㄏㄞˋ，怨恨)其誑(ㄅㄛˊ 說謊)。翁怒曰：「我本與君文字交，不謀與君作賊！便如秀才意，只合尋梁上君(小偷)交好得(就好了)，老夫不能承命(遵命)！」遂拂衣去。

譯文：

濱州有個秀才，這天正在家裡讀書，聽到有人敲門，開門一看，是個白髮老翁，相貌很古樸。秀才便請老翁進屋。老翁自稱：「我叫養真，姓胡，其實是狐仙，因仰慕你品性高雅，希望能和你朝夕相處。」秀才本就生性曠達，並不覺怪異，便同這位老翁談古論今。感覺老翁知識淵博，言辭華麗，談吐優雅，談論經典時，辨名究理極為深刻，遠非自己能夠做到。秀才打心眼裡佩服老翁，留他住了很久。

一天，秀才私下祈求老翁說：「你平素喜歡我善良敦厚，看我如此窮困，你只需抬抬手指頭，金錢馬上就來，何不稍稍幫我一下呢？」老翁沉默不語，似乎覺得不能做這種事，過了一會兒，笑道：「這是件很容易的事，只要十幾個錢做母錢就夠了。」秀才按他的要求找來幾文錢。老翁和秀才一起進到密室中，腳下蹣跚遊走，口中念起咒語，頃刻間，成千上萬的銅錢從屋樑上叮叮噹噹地落了下來，如同暴雨，轉眼之間就淹沒了秀才的膝蓋，秀才剛剛拔出腳來，銅錢又立刻淹沒了他的腳踝，方圓一丈左右的房子，大約有三四尺深。老翁這才看著秀才問到：「你覺得夠了嗎？」秀才說：「足夠了。」老翁手一揮，錢雨隨手停止，接著鎖上門一起出來。秀才心中竊喜，覺得自己突然發財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秀才到房裡去拿錢用，可是滿屋的錢不見蹤影，只有作母錢的十幾文還在。秀才大失所望，憤怒地責怪老翁騙他。老翁生氣地說：「我本想和你作文字之交，不是想和你一起作賊！要想如你秀才的意，只適合去找樑上君子交好友，恕不奉陪！」於是甩袖而去。

《聊齋誌異·金世成》

金世成，長山人^[1]。素不檢^[2]，忽出家作頭陀^[3]，類顛^[4]，啖不潔以為美。犬羊遺穢於前^[5]，輒伏啖之。自號為佛^[6]。愚民婦異其所為，執弟子禮者以千萬計。金訶使食矢^[7]，無敢違者。創殿閣，所費不貲^[8]，人咸樂輸之^[9]。邑令南公惡其怪^[10]，執而笞之，使修聖廟^[11]。門人競相告曰：「佛遭難！」爭募救之。宮殿旬月而成，其金錢之集，尤捷于酷吏之追呼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予聞金道人，人皆就其名而呼之，謂為「金世成佛」^[12]，品至啖穢^[13]，極矣^[14]。笞之不足辱，罰之適有濟^[15]，南令公處法何良也！然學宮圯而煩妖道^[16]，亦士大夫之羞矣^[17]。」

注釋：

- 1.長山：舊縣名。在今山東省鄒平縣一帶。
- 2.素不檢：平常行為失於檢點。檢，檢束。不檢，指行為放蕩。
- 3.出家作頭陀：離家修行，作了和尚。頭陀，梵文音譯，意為「抖擻」，即去掉塵垢煩惱之意。
據《十二頭陀經》和《大乘義章》卷十五載，修頭陀行者，在衣、食、居方面共有十二種刻苦的修行規定，其修行者，稱「修頭陀行者」，簡稱「頭陀」。此處是對行腳乞食僧人的俗稱。
- 4.類顛：類似瘋顛。
- 5.遺穢，排泄糞便。
- 6.佛：佛陀的簡稱。梵語音譯。亦作「佛馱」、「浮屠」等。本指佛教創始人釋伽牟尼，後亦作為對高僧的尊稱。
- 7.矢：通“屎”。
- 8.不貲：意思是錢財不可計量。（貲， ㄅ^4 ，計量、估量）
- 9.輸：捐納、獻贈。
- 10.邑令南公：指南之傑。南之傑，字頤園，蘄水（今湖北浠水）人，康熙十年（1671）任長山知縣，頗有治績。任內曾修學宮、河堤。事詳《長山縣誌》。
- 11.聖廟：指孔廟，又稱文廟。明、清以來，各府縣的文廟，為儒學教官的衙署所在地，所以下文又稱「學宮」。（古代學宮多在孔廟之內。）
- 12.「金世成佛」：「今世成佛」的諧音。
- 13.品：人品，指人德行高低的等次。
- 14.極矣：指其人品卑下到極點。
- 15.適有濟：恰能成事。
- 16.圯（ㄅ一ˊ）：坍塌。
- 17.士大夫：此泛指讀書人、官員和鄉紳。

翻譯：

金世成，長山人，行為一向不檢點。忽然出家當了和尚，跟瘋子一樣，以吃污穢的東西為美味。狗和羊拉下的屎，他往往上前趴著吃掉。自稱是佛。愚昧的鄉民婦人覺得他的行為很奇特，拜他為師的數以萬計。金世成呵斥他們吃屎，他們沒有敢不聽從的。他要建造一座佛殿，耗費了大量錢財，但人們都樂意捐錢。縣令南公厭惡他的怪異行為，就把他抓了起來鞭打他，要他修建孔廟。他的徒弟們爭相轉告說：「我們的佛遭難了！」爭著募集錢財救他。結果，孔廟很快就建成了，金錢的募集比嚴酷的差役催逼還要快。

異史氏說：「我聽說金道人，人們都就著他的名字（的字音）稱呼他是『今世（金氏）成佛』。他的品味可以吃許多髒東西，真是夠了。鞭打不足以羞辱他，而懲罰他卻正好有助於社會，南縣令運用的辦法多麼巧妙啊！可是學校校舍不好卻求助於妖道，這也是士大夫的羞恥啊！」

《聊齋誌異·盜戶》

順治間^[1]，滕、嶧之區^[2]，十人而七盜，官不敢捕，後受撫^[3]，邑宰別之為「盜戶」。凡值與良民爭，則曲意左袒之^[4]，蓋恐其復叛也。後訟者輒冒稱盜戶，而怨家則力攻其偽；每兩造具陳^[5]，曲直且置不辨，而先以盜之真偽，反復相苦，煩有司稽籍焉^[6]。適官署多狐，宰有女為所惑，聘術士來，符捉入瓶，將熾以火，狐在瓶內大呼曰：「我盜戶也！」聞者無不匿笑。

異史氏曰：「今有明火劫人者^[7]，官不以為盜而以為奸；逾牆行淫者，每不自認奸而自認盜，世局又一變矣。設今日官署有狐，亦必大呼曰「吾盜，無疑也。」

1. 順治：清世祖（福臨）年號（1644—1661）。

2. 滕、嶧之區，指今山東滕縣、峰縣一帶。

3. 受撫：接受招撫，即歸順官府。

4. 左袒：偏袒。（漢高祖劉邦死後，呂后當權，培植呂姓的勢力，呂後死，太尉周勃奪取呂氏的兵權，就在軍中對眾人說：「擁護呂氏的右袒（露出右臂），擁護劉氏的左袒。」軍中都左袒。後來稱偏護一方叫左袒。）

5. 每兩造具陳：常常被告和原告雙方都進行申訴。兩造，訴訟雙方。

6. 稽籍：查證盜戶名籍。

7. 明火劫人：謂公開行劫。明火，手執火把。

翻譯：

順治年間，滕縣、嶧縣地區，十個人當中就有七個是盜賊，官府不敢去捉拿。後來這些盜賊被安撫歸順，縣宰專門稱他們為「盜戶」，凡遇他們與良民發生爭執，官府總想方設法袒護他們，為的是怕他們作亂。後來打官司的常常冒充盜戶，而仇家則極力揭露他們是假冒的。每當爭執的兩家把狀子呈上來後，是非曲直不論，先在盜戶的真假上，反復互相攻擊，總是請求官府嚴查明斷。當時官署裏常有狐狸，縣宰有個女兒已被迷惑，於是請有法術的人，畫上符，把狐狸抓進一

個瓶子，想要扔到火中燒死。狐狸在瓶子裏大喊：「我是盜戶！我是盜戶！」聽到這話的人沒有不暗自發笑的。

異史氏說：「如今有白晝搶劫的人，官府不當作盜賊而當作姦淫，有翻牆行淫的，又常常不承認姦淫而當作盜賊，真是世界又一大變。假如現在官署裏有狐狸，也必然大聲呼喊『我是盜狐』無疑。」